

沈靜的美國人

【葛林作品集】齊邦媛主編

這是一篇故事，而非一段歷史。
在一場僅有的生命爭奪戰中，信仰
？人性的愚蠢或厭倦？戰爭與愛情
？作者似乎揭示了預言式的遠見。

格雷安·葛林
精·叔·明◎譯

人間叢書 92

葛林作品集

曾經被諾貝爾獎委員會提名十七次之多的英國作家格雷安·葛林，創作力旺盛，成果豐碩。他的小說，嚴肅的也好，娛樂的也好，都是很耐讀的書，可以作故事讀，也可以作文學與宗教、宗教與人生等等問題的研究讀。透過葛林作品的魅力和更多的努力，我們企盼東方與西方不僅相遇，且有真正的認識與了解。

人間叢書 ⑨②

沉靜的美國人

格雷安·葛林著
嵇叔明譯

時報出版公司印行



人間叢書⁹²

沉靜的美國人

譯者／嵇叔明

發行人／儲京之

出版者／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0214號

臺北市10909大理街132號三樓

電話：(02)3066842・3025638

郵撥：0103854-0 時報出版公司

信箱：臺北郵箱 79-99 號

校對／趙曼如・嵇叔明

內文排版／文群印刷有限公司

封面印刷／胡氏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初版／中華民國75年11月1日

初版二刷／中華民國76年10月16日（印量1500本）

定價 一二〇元

（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葛林作品集前言

齊邦媛

近年來，臺灣的出版事業隨着經濟的繁榮，也呈現一片蓬勃氣象，無論創作、譯介，都有質量並重的發展，但是有計畫地譯介國外名家作品，尙待推動。此次葛林 (Graham Greene) 七本代表作中譯本的出版，應具有翻譯工作外更深一層的意義。

輔仁大學今年十一月將在臺北召開「文學與宗教」國際研討會，主題是文學與宗教對人性終極的關懷，以英國的葛林，日本的遠藤周作，我國的王文興的小說爲主要研討對象。十餘年來臺灣學術界曾主辦好幾次國際性的文學會議，研究水準頗高，但是爲了配合會議主題而出版成套專書，這可能是第一次。

西洋文學與中國文學最大的不同之處不僅在文字和形式的差異，而是在對宗教的態度。基督教在西洋文學傳統中的份量，不是「無拘無束」於宗教觀的中國作家所能體會。將近二千年來，

西洋文學作品以種種不同的形式探討人的處境和上帝的關係，或是皈依虔信，或是持不可知論的質疑觀點，或是叛離，終又歸依……，處處是對人性的關懷。到了二十世紀，在大規模戰爭和科技變化的衝擊之下，人類普遍感到現世生活的疏離與空虛，對人性終極的關懷更是到了迫切的地步。出生於一九〇四年，至今八十二歲仍寫作不息的葛林，可以說是這個世紀的見證人，他自三十二歲開始為新聞和外交工作前往南美、東歐、東南亞，和非洲各國旅行居住，而且得以有較深刻的政治認識。他的重要代表作幾乎全以這些政情複雜的地區為背景。綜觀他半世紀的文學成就，不僅在量的方面少人能比，在時空幅度上更是寬廣深邃罕有其匹。在這些陰濕落後，常常好似「被上帝遺忘的地方」，葛林小說中人物在罪惡與救贖之間掙扎。無論他對人稱他為天主教作家如何糾正（他說他是一個作家，恰好也是天主教徒而已），在二十世紀的重要作家中，他的宗教色彩仍是最濃厚的。他的五本被稱為「天主教小說」也是他藝術上最成功的作品，其中「權柄與榮耀」(The Power and the Glory, 1940) 已有遠景出版公司印行的張伯權中譯本；「事情的真相」(The Heart of the Matter, 1948) 由嵇叔明翻譯，已由志文出版社印行；餘下三本「布萊登棒糖」(Brighton Rock, 1938)，「緣盡」(The End of the Affair, 1951)，和「廢人」(A Burnt-out Case, 1961) 的中譯則是我們計畫中的一部份，中文讀者將可讀到葛林這五本天主教小說的全部中譯本了。葛林是一個說故事的高手，他的書中無論地理背景，故

事題材，情節發展的佈局都有一種磅礴之勢，各有其吸引人之處。但是這五本全讀過了，我們才能了解它們被合稱為天主教小說的真正意義。

葛林書中人物多是軟弱的、墮落的男子和因愛而受苦的女子，以天主教的觀點來說，這種墮落(The fallen state)必須尋求救贖，而非以世間懲罰可以阻絕或拯救。葛林走遍非洲和中美洲許多文明邊緣的國家，也訪問了戰火初燃的越南。即使在他自己的國家英國，黑社會活動的地區，在他心中形成了一個現實社會的荒原，在這心靈的荒原上，上帝對人的眷顧，人與人間的基本關懷成了最終的救贖。以創作的順序來看，「布萊登棒棒糖」中十七歲的少年品基(Pinkie)徹底的墮落和他妻子的善良，可以說是罪惡與救贖的掙扎，也將葛林關懷的層次提升為一種宗教的悲憫，進而作更多層次的探索。品基的毀滅是由於他自己心靈的墮落，與布萊頓這座海濱小城並無必然的關係，布萊頓距倫敦不遠，是個海濱勝地，不是構成青年邪惡行為的因素。而兩年後葛林所看到的墨西哥 Tobasco 和 Chiapas 兩省，濕熱的土地和一種死亡腐朽的氣氛，却呈現人間地獄的景象，成為「權柄與榮耀」一書的實際背景。書中主要人物是一位充滿了肉體弱點的「威士忌神父」。他的行為處處違反教會的清規，但是却在生死關頭彰顯了神職的尊嚴。在他被反宗教的人槍斃之前，他為自己告解，他懺悔自己必得兩手空空地什麼都沒有去見上帝。而事實是，他一生最後唯一有價值的行為是犧牲了自己的生命贖罪而成了聖徒。

第三本天主教小說「事情的真相」出版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三年。書中主角史柯比是英屬西非的一個警官，爲了逃避愛情和憐憫的糾纏而自殺。但是天主教徒自殺是不可赦免的，因此成爲罪人。此書曾引起很多爭論。繼此書之後，葛林又寫了一本討論人性在愛情與宗教間的抉擇問題的小說「緣盡」，書中女子莎拉發現她的情夫在大轟炸中被壓在一扇門下似乎已經死了，她禱告上帝若他能活過來，她願放棄戀情。他果然復生，却發現莎拉已棄他而去，虔誠皈依上帝，這個復生的男子不能接受她感情的轉移，全書以他爲主敘者的失望、懷疑和嫉恨，反襯出莎拉專注的虔誠，好似一部信仰宗教者和反信仰者的辯論。

葛林自己曾說：「在『布來登棒棒糖』中寫一個人沉淪至地獄；另一本『權柄與榮耀』寫一個人上天堂；『事情的真相』的主角進入鍊獄。」（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九日時代雜誌）如循這種簡化說法，「緣盡」所寫的是一個女子上天堂和她割斷塵世情緣的故事了。當然，在葛林書中，人性與世事都是複雜深沉的；通往地獄、鍊獄，和天堂的路都是迂迴路，人在途中顛仆不已。

一般說來，「緣盡」是葛林天主教小說的結局篇。十年後出版的「廢人」只能算是本「後記」。它寫一個棄絕了世俗名利的建築師，埋名隱姓居住在非洲剛果的一座痲瘋病人島上，有些人會被痲瘋病腐蝕的肢體，成爲麻木不仁。葛林以痲瘋島喻現代人的心靈世界，在此與世隔絕

之地表現出種種信宗教的，不信宗教的，沒有宗教的典型人生態度。

在此次翻譯計畫中尚有兩本葛林的政治小說。一本是「沉靜的美國人」(The Quiet American, 1955)，另一本是「喜劇演員」(The Comedians, 1966)，「沉靜的美國人」的背景是一九五〇年初期的越南，法國在殖民地最後的戰爭中出現了許多歐美冒險人物。以英國記者福樂爲主敘者，描繪出熱帶邊緣地區土人的窮困陰詐，和歐美人的各種侵略性的目的。美國青年派爾，被派來越南打擊共產主義，但是他供給「第三勢力」塑膠炸彈的天真幼稚做法却是全然違反天道和人道的。葛林對這種不顧後果的理想主義是充滿了輕蔑的，這類的幼稚善意所產生的更甚的舌難和仇恨，更休談應付已經深受邪惡經驗薰陶的敵人了，派爾的終局是溺斃，令人不免想到報應，進而思索這種生存與死亡的空虛，人性何價？

「喜劇演員」也可稱之爲海地政壇悲喜劇，在落後、混亂如地獄般的海地，一羣各有隱痛的白人江湖客，用種種喜劇式的手法尋求生存之道，這一批名爲柏朗、史密斯、鍾斯等等如同中國的張三、李四、王五之類的小人物的種種作爲，令人讀來笑中帶淚，輕蔑之餘不免亦生悲憫之心。這些人浪跡天涯尋求一些渺茫的理想，而至終所得仍是沒有根的悲哀。葛林用一封醫生的遺書說：「如果你曾拋棄過一個信仰，請不要拋棄所有的信仰。你必能找到一個信仰來取代你失去的信仰。」這也許是他在種種人生歷練，多年的思索之後最具體的關懷與勸告吧。葛林是一個二

十世紀作家，深深了解現代人的徬徨，凡是深思者必然也是永恒的探索者（eternal Quester），在探索的路上，宗教的引導力量如何？這也是讀者會思量的吧。

當然，世所皆知，葛林也是位娛樂小說作家，他的遊記、劇評、報導、劇本、雜文出版之多，真正是「等身」之量。幸好他作品的藝術性不曾「墮落」，維持了一定的水準，更是可貴之處。世人讀葛林的書總忘不了他十七次被諾貝爾獎委員會提名，至今仍未得獎。但是聲名榮華在這樣豐碩的創作力之前也當肅穆低首致敬吧。

由於配合輔仁大學即將召開的會議，我們暫只譯出以上五本嚴肅的小說（以別於娛樂小說），師大教授滕以魯譯一本散文選：一本簡潔有力的評傳「格雷安·葛林」（*Graham Greene*, by John Spurling, 1983），由中研院單德興先生譯出並寫了一篇詳盡的序。加上已有張時先生中譯的「名譽領事」（*The Honorary Consul*, 1973，光啓出版社印行）：范豪英與楊耐冬先生合譯的「賭城緣遇和可以借你的丈夫嗎？」（*Loser Takes All & May We Borrow Your Husband?*, 1955, 1967，志文出版社印行）：鍾玲等譯的「偷窺」（*Twenty-One Stories* 中十二篇，一九八三，時報文化出版公司印行），至此我們已有十二本葛林作品中文本，對於有興趣研究一個西方重要作家的讀者來說，應是有相當資料了。由於時間的匆促，我們這個臨時組成的隊伍（除滕，單二先生外，有輔仁大學劉紀蕙先生，師大戴維揚先生，已譯過「事情的真相」

的稽叔明先生，臺大的高天恩先生，中山大學的丁貞婉先生）都只能在授課之餘從事譯作。當初大家欣然同意，共襄盛舉，爲了實踐團隊精神，聚會數次討論書名、人名統一等等問題，希望能有助於翻譯風氣的改善。但是半年時光迅速過去，各書付印在即，仍有一些待共同斟酌商定的細節未定，只好留待日後修訂補充了。衷心感佩時報出版公司有此魄力作這種學術性的投資，使得葛林有八本作品的中譯本能棲息在同一屋簷下，比起十年前我爲國立編譯館主編的馬克吐溫長篇小說中譯本的命運，何其幸運！每逢想起那些因印刷問題（？）而流落近乎無踪的馬克吐溫孤兒，不免浩歎書亦有幸有不幸！

我被徵召負責推動這套葛林作品中譯本的計畫，也可稱之爲書緣。今年春天我在輪椅上突接輔仁大學英語系談德義教授電話，邀我協助此事。當一個人由死亡邊緣回到生機盎然的世界，最有效的「救贖」就是召喚他回到勤奮的工作中來。我一直在呼籲做有計畫的翻譯，不贊成將有用的人力與時間消磨在零星的，沒有任何長遠意義的翻譯上，所以我答應了談德義教授的邀請，投入了這個計畫。葛林的小說，嚴肅的也好，娛樂的也好，都是很耐讀的書，可以作故事讀，也可以作文學與宗教，宗教與人生等等問題的研究讀，都有足夠的魅力。讀者若能深一層看到葛林所探討的人性的關懷與西方人生態度，這套書的中譯才更有意義。

在這套書出版前夕，想到這半年間各位譯者和我在聚會時字斟句酌的認真，想到我與談德

義，康士林兩位教授常常在電話中討論書中有關罪與救贖、永恆的探索、人性終極的關懷等「大」問題，都成了值得珍惜的經驗。真盼望這樣合作的經驗能鼓勵更多的人擬訂更好的計畫，增強臺灣的翻譯成果，讓東方與西方不僅相遇，且有真正的認識與了解。

沉靜的美國人

格雷安・葛林

故事的背景及其他

嵇叔明

越南約自西元前二〇〇年起，就開始經常出入中國歷史的版圖（西元前一九六年漢高祖立趙佗爲南越王）。南越、交趾、安南、大越等，其版圖雖然各有異同，但大致都是越南的歷史名稱。越南曾數度納入中國的版圖，也曾不斷建立以中國人爲國君，或越南人爲國君的獨立國，直到西元一八五八年，法國的殖民武力開始猛烈侵入，一八八三年澈底控制越南，使越南成爲法國的殖民地。

二次大戰日本橫掃東南亞，法國的殖民勢力萎縮，幾至完全退出中南半島。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中共支持的胡志明乘虛而入，鼓吹成立越南獨立革命聯盟，簡稱越盟，開始時佔據北部的山區與農村。法國希望恢復原有的殖民勢力，但戰後的混亂局面顯然已不易控制。除了越盟，盜寇土匪佔山爲王，各種宗教團體都擁有私人武力。法國爲了對抗共黨的獨立口號，在西貢成立越

南政府，另外又借助西方各國的支援，與越盟共黨纏戰八年，一九五四年法國戰敗退出，並經日內瓦會議調停劃分南北越。

以後北越開始支援南越的共黨份子積極展開地下活動，甚至成為游擊武力。一九六五年美國正式派軍進入南越，開始清剿日益猖獗的越共遊擊隊。「越共」，之名稱即為美軍用來專指在南越叢林山區盤據的共黨游擊隊。因為政策上美國承認北越政權，而又欲消滅實際受北越支使的越共，這是美軍最後自陷泥沼的根本原因。

誠如本書作者葛林所說：「這是一篇故事，而非一段歷史。」所以故事中提到的時間人物，並不那麼精確的符合史實。但以上的歷史背景介紹，可說明故事中出現的煙硝火光，是法軍與「越盟」共黨的戰爭，而不是美軍與「越共」的戰爭。不過在這篇故事中或許也可看出，美國在法軍纏戰之際（一九四六——一九五四），已經開始非軍事地介入。如故事人物派爾所言「以乾淨的手」，及弗勒所說的以「天真」的觀念與手段，企圖將美式的自由民主推銷進去。美軍的正式介入及失敗雖是十多年以後的事，作者似乎已在這篇故事中揭示了預言式的遠見。

當然，這不是一本論政治的書，歷史與政治祇是故事的次要配角，故事的真正內容是戰爭與愛情。甚至戰爭與愛情也祇是使故事生動引人的架構，作者格雷姆·葛林不是泛泛之輩，你固然可以以消遣的心情欣賞他的故事，但他決不會祇以寫一篇動人的戰爭與愛情故事為滿足。那麼這

篇故事究竟有什麼深層的含義？信仰？人性的愚蠢或醜陋？還是讓我們先別談這個問題，也許待讀完這篇故事之後再來細細品味。

故事本身是經由故事人物湯瑪斯·弗勒作第一人稱的敘述。他是英國某報社派往越南的戰地記者。他對他生前死後的一切抱持懷疑、諷嘲與冷漠的態度。他外表堅強，內心脆弱而幻滅，影片與越南女子鳳成為他精神生命的僅有支柱。但是他的一個美國朋友愛爾登·派爾，對他構成了嚴重的威脅，因為派爾愛上了已跟弗勒同居了兩年的鳳。對弗勒而言，這是他僅有的生命的爭奪戰。派爾是美國經濟援助團的經濟專員，但真正的身份不明，也許是軍事顧問。弗勒之所以喜歡他，是因為他年青、天真、沉靜而謙虛，不像其他美國人，說話粗魯又大聲（這也許是種族偏見，英國人總是說美國人粗魯，美國人說英國人高傲，再加入法國人則三者互相不滿）。弗勒為了阻止愚蠢的殺戮；派爾為了實踐他認為最佳的政治理念，他們所做的都是出於善意，但善意結果却給他們帶來無法承受與想像的可怕災禍。致於愛情，誰又真正懂得？

對於故事背景及有關的說明已經寫得太多，真正急於向你訴說的，應該是故事的本身。

一九八六年九月於高雄